

台湾纯爱言情季——

# 福气女史

卫小游 作品

当年他戏弄地将秘密寄放在她身上时，并没有想到他会把心也一起托付给她。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台湾最  纯爱 言情季

# 福气女史

卫小游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福气女史 / 卫小游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4

(台湾纯爱言情季)

ISBN 978-7-5399-5112-6

I. ①福… II. ①卫…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3792 号

书 名 福气女史

---

著 者 卫小游

责任编辑 姚 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112-6

定 价 18.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1

帝至孝，昔为章贤太子时迁居东宫，然常于夜中归返永宁宫谒后。后曰：“太子宜以国事为重。”太子对曰：“晨昏定省，儿之职也。今儿臣不能时拜谒母后，已是不孝，夜中安能不定省乎？”后太子继位为孝德帝，每逢后之寿辰，帝必亲持寿典，以慰后心。

（《孝德帝起居注·隆祐十八年·宫廷仪·皇太后寿诞》左史 福东风）

“灯油来啦，让让哟！”黑夜中，四名宫人正合力抬着一桶桶灯油，为宫廷里每一处燃着灯的地方添油点火，为肃穆的深宫添上几许节庆的气氛。

皇宫里里外外都张灯结彩，看来比平时更为富丽堂皇。红色彩缎与花灯悬挂在宫檐下，将白雪覆盖下的宫殿妆点出欢乐的气氛。

而宫殿里外往来的宫人，身上都穿上了御赐新裳，脸上悬着

笑，愉快地忙碌着，准备迎接皇太后的祝寿大典。

这一年是天朝隆祐十八年，政通人和，百事俱兴。

这位于西土大陆上的泱泱大国，在历任有为国君的统治下，政治清明，市井繁荣，邻国纷纷前来朝贡，一股前所未有的盛世风景即将出现在这治世当中，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某种对于盛世即将到来的隐隐期待。

太阴历十月十六是当朝皇太后的寿辰。这一天，天子与后妃定会带领其他皇子皇女亲自前来太后所居住的白稚宫为太后祝寿。

这是帝王家的盛事，也是宫廷里，宫人们的盛事。

为了这一天，宫中里里外外早已忙成一团地筹备着太后的祝寿大典。入夜后，宫灯一一点亮，将宫里照耀得灯火通明。

忙碌地来回穿梭着的宫人，每一个都脚步不停地奔走着，仿佛连一瞬间的偷懒都会被视为大不敬，以致于当一个缩在回廊边的小丫头为了闪躲提着灯油或其他东西、各司其职的宫人，并讷讷地出声询问时，几乎没人停下来理会她，好像没有人有那个闲工夫。

小丫头贴墙而站，矮小的个子让她得辛苦地仰首看着那些忙碌的宫人们，并且艰难地找寻问话的机会。

“那个，请问这位管事姐姐——”小丫头再度鼓起勇气开口，但那位管事大姐正指挥着一票宫女端着大大的盘子往太后的寝宫走去，完全没注意到小丫头的存在。

小丫头再度被挤到一旁狂汗去。她抹抹脸，相中一名总管模样的男管事，连忙凑上前去。“请问这位总管大人，那个……云芦宫该怎么走？”

太监总管分神看了她一眼。“新来的？”

小丫头连忙用力地点点头。“对、对，我是新来的，我叫作——”

她叫作什么，忙到快昏头的总管委实没兴趣知道，只挥挥手打发地说：“往那儿走就是了。快别挡路，还忙着哩。”

小丫头连忙让出路来给总管及其底下一伙人通过。

往那儿走……那儿是指右边还是左边啊？顺着总管指示的可能方向，小丫头东张西望地找寻着“云芦宫”的所在。

但偌大的王宫中，每一处宫室的建筑看起来是如此相像，以致于个儿小小、年纪也小小的她实在记不起该怎么回到她当值的“云芦宫”去。

再找不到路回去，她铁定会丢了这差事的。愈想心里就愈急，心里一急，脚步就跟着急切起来；急急忙忙转过几个转角，却只是让她愈加惊慌。

转过一个廊角，她停立在一株被冬雪压得低了头的柳树边，努力地辨识自己目前的所在地，才赫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走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宫院角落，远远地离开了忙碌的人群。这、这里是哪里啊？

她左看右看，一双圆圆的大眼恍如受惊小鹿般，盛满慌张。

强迫自己回想先前春雪姐姐的交代。“你记好了，兰浔宫隔壁是柳渡宫，得在那之前往右手边儿转个弯，再穿过一个有着朱红色柱子的回廊，沿途会看见一处花苑，后头有座桥，再往前走就是咱云芦宫了。你摘了花之后，就赶紧回来哪……”

可问题是，兰浔宫在哪？柳渡宫在哪？而这里，又是哪里啊？

夜色中，隐隐传来宫廷专有的鼓乐之声，定是太后的祝仪开始了。那公主早先要插在鬓边的鲜花……

小丫头无语问苍天地看着手里以金盘捧着的鲜花，忍不住抽噎了起来。

“呜，我想回家……”

当远方传来祝寿的乐歌时，少年突然停下脚步，只手抚着额际喃喃出声：

“糟了，没赶上祝仪，这下子我的耳朵可有罪好受了。要是现在过去的话，铁定会被骂得很惨。既然如此，倒不如晚一点再去赔罪的好……也罢，就这样吧，反正也不是头一遭啦。”

做下了决定，匆忙赴宴的心思暂时放下后，他这才注意到自己周身所在。

这里离白稚宫有段距离，皇祖母喜欢幽静的地方，因此前几年就从永宁宫迁居到这位于宫廷北苑的白稚宫来。

雪夜中，悬挂在远处回廊的宫灯透出微弱的光，层层白雪融进夜色中，别有一番幽静。

“今夕是何夕，共此良夜何？”想到一位前朝进士所作的诗句，他自得其乐地赏起这夜雪来。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有人在哭？

少年微挑起眉，抬头环顾四周，却只听见隐隐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声，而不见任何人影。

此时此刻，几乎所有人都往白稚宫忙碌去了，会是谁跑到这种地方来哭泣？还哭得这么伤心？

忍不住想起从前听说过，这片柳树林中，曾有受冷落的宫妃在林中寻短，因此到了深夜里，经常有宫人在此看见那美丽而哀伤的幽魂。

皇祖母特别钟爱这片幽静的柳树林，春暖时节常到这里来赏春。但平时林中人迹却不多，顶多只有偶然经过的宫仆小婢罢了。

到底是谁在这里伤心哭泣？难道真是失宠妃子的魂灵吗？

没多作考虑，他的脚步已经自动循着那啜泣的声音寻去。

声音从一处雨花石铺成的假山后传来。

少年脚步轻巧地绕过假山，拨开一丛覆雪柳枝，细雪纷纷洒落下来时，他讶然看着蹲坐在地上的女孩。

她身穿一袭白色冬服，梳着两丸丫头髻，两条乌黑发辫娇俏地垂在腮边，腰间系着一条鲜红色的腰带。是宫女常见的服色。

只见她丝毫没发觉他的接近，自顾自地抹着眼睛抽抽搭搭地抽噎着，看起来好不可怜。

真是，还以为真有什么幽魂在这里呢，原来是个小宫女啊。

那孩子般抽噎的声音使他忍不住笑了出声。

这一笑，哭泣声戛然停止。

眼睛红肿如核桃的小宫女终于察觉有人，猛地抬起头来，眼神里的惊惶使他突生一股逗弄她的念头。

“怎么了，被人欺负了吗？”他笑笑地问。

在宫里，这种大欺小、老欺新的事情不新鲜，只是他还是第一回遇见像她哭得这么惨的。

小丫头没想到会有人出现，一时间吓得答不出话来，只好一味地摇头，原本捧在怀里的花也散了一地。

他瞧了一眼，是那在冬天里绽放的茶梅。

弯身拾起一枝梅枝，一股淡雅的幽香若有似无地沁入鼻端，让他有些失神。凝神再度看向那小丫头时，薄而宽的唇咧开一抹笑。

“如果不是被人欺负的话，那你到底在哭些什么呀？”难道是想家吗？瞧她年纪小小就入宫来，铁定是出身贫寒，家中养不活才送出来的吧。

她几岁？看起来似乎不到十岁？

小丫头抽抽噎噎地回答说：“我……我迷路了。”说完又哽咽起来。

也许是终于找到一个肯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她口齿不清、背书般地又说：“春雪姐姐要我去摘花，说兰浔宫再过来就是柳渡宫，在那之前往右手边儿转个弯，再穿过一个有朱红色柱子的回廊，沿途会看见花苑，后头有座桥，再往前走就是云芦宫了……可是我绕了半天，还是找不着路，呜……这件事如果被我的哥哥们知道，铁定会笑死——”

她一边抽噎，一边将话说得飞快，他听不清楚她在嚷些什么，只觉得她又急又慌的样子有些好笑。想了想，决定挥手打断她的话。“停，停啊。”

小丫头果然停了下来，不再碎碎念了，两只眼珠子含着水光，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仿佛担心自己会惹出大麻烦一样，下巴羞涩、忧虑地往后缩了一缩，眼神却忍不住往他身上瞧去。

这个人，是谁啊？

幽微的宫灯下，他身穿一身白色罗衣，头发整齐束起，发髻上结起一块晶莹的玉饰，看起来好像是个很高贵的人。

可今天这时间，在这深宫内苑里，所有高贵重要的人应该都在白稚宫那儿替太后祝寿才是，而他身上穿的衣服，又不像太监一贯穿戴的青服……那、那……他会是什么人呀？好想知道，可是又有点怕……

听说、听说这深宫里，常有宫女姐姐在夜里看见飘荡的幽魂，他该不会“正好”是个鬼吧？

眼神慌张地在雪地上找寻他的影子。

呼，有个影子，不是鬼，还好、还好……不过，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小丫头滴溜溜的眼神里写的两个字是“好奇”吗？少年眨了眨眼，试探地问：“你知道我是谁吗？”宫里头若还有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的，那肯定是新来的。

果然，小丫头用力地摇着头，仿佛得这么用力，才能让人明白她的意思。

少年又笑了。“哦，那么你想知道我是谁吗？”

小丫头点点头。一样很用力。

少年不禁再度微笑。“那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

小丫头眼神一亮。终于、终于有人想要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了。于是她好开心地大声宣布道：“我、我叫做福气，福如东海的福，春风和气的福，我爹给我取的。”很自豪、很骄傲地说。

少年忍不住一再被她那神情给逗笑。老天爷，这丫头没偷哭的时候还蛮有精神的嘛。

福气呀。“是个好名字。”他说。虽然有些俗气，但贫寒人家的女儿能取出这种名字，也算是很不简单了。总比民间常见的“阿

春”、“阿花”来得有墨水多了。

福气、福气，取这名字的人，八成也是希望她能多带点福气吧。

“是啊，我爹很有学问呢。”她点头认同地说。

“那好。福气，你告诉我你的名字了，现在我也告诉你我的名字。”仿佛能得知他的名字是天大的荣幸似的。

福气点点头，屏息以待。

“你听好了，”顿了顿。“我叫作黄梨江。”说罢，他仔细观察着福气的表情。

“呃……”福气一脸茫然。黄、梨、江？

“没听说过？”他挑起眉。

“你很有名气吗？”福气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哥哥说得没错，她确实很孤陋寡闻。的确是该好好检讨了，再这样下去，她铁定一辈子没长进。

“应该算有名吧。”这可是今年新科状元郎的名字啊，借用一下，应该没关系吧。反正本人也不知道。

“喔。”福气点点头，努力记住这个名字。黄梨江、黄梨江……可是，好奇怪喔，为什么她会有点儿没办法把这名字和眼前这人给兜在一起呢？

像她大哥叫作福东风，二哥叫作福西风，三哥叫作福北风，四哥叫作福南风，刚好是东西南北四方位，她向来可以轻易地辨识出外貌相似的哥哥们的特征。

哥哥们总说她愣归愣，直觉却还蛮灵敏的。可眼前这自称是“黄梨江”的人，她却很难看着他的脸叫出那个名字。真是怪哉。

“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很惊讶的样子。”他仍然保持微笑地问：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我的大名吗？”

她突然发现，他脸上好像一直都挂着笑呢。大大的微笑、小小的微笑，开口笑、闭口笑，抿着嘴儿笑。咦？有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吗？

“呃，我是没听说过。我该很惊讶吗？为什么？”不太懂呢。不过，不怕，哥哥们说过，遇到不懂的事，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装懂，一个是问。所以她问了。

福气直率的回问，让少年略略错愕了半晌。

还以为黄梨江算是够响亮了，没想到会有宫女没听说过这名字。宫里头的女人不是闲来无事都会拿好看的男人来当嗑牙的题材吗？看来这丫头入宫一定没几天，而且八成是打乡下来的。

既然不打算去白稚宫祝寿了，他颇有兴致地看着小丫头道：“你当然该惊讶，因为我可是今年最炙手可热的新科状元啊。”这下子总该吓一跳了吧。状元多难考啊，千万人当中才出这么一个奇葩呢。

“喔。”福气很配合地点点头，可是还是搞不懂为什么该惊讶。“状元郎……很了不起吗？”

他失笑地看着她。“当然了了不起啊。要当状元郎，首先得通过朝廷把关的层层考试，最后还要能够获得天子的钦点，前前后后的考试长达三年之久，如果不是才华奇高、学识渊博，还考不上哩。”

“喔。”虽然她知道这些事，不过福气还是很受教地点点头。“那你怎么会在这里呢？难道说，你也迷路了吗？”忍不住转动着脑筋想着可能的理由。“啊，我知道了，想必你也是从没人宫过吧。这后宫好大啊，对不？还有一大堆看起来长得很像的屋檐和回廊，

这儿也得转，那儿也得转，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想必这名新科状元郎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迷路了吧？嗯、嗯，那她会迷路，也不算可耻啦。这样一想，心里就踏实多了。

“我迷路？哈。”他哈哈笑出声。“据说我这名状元郎，可是跟当今七皇子一样，有着过目不忘的好记性呢，我可没有迷路。”哪像你呀，小宫女。

福气不大相信。“不然你说说，这儿是哪里呢？”全然不觉得在一个很聪明、很了不起的状元郎面前姿态要很谦卑。

自称了不起的状元郎回答：“这里是白稚宫外的柳园，你刚说你要到哪里去？说不定我可以带路喔。”

闻言，福气沮丧的表情一扫而空。“真的吗？你可以带我回云芦宫？”救星啊。一整天没人理会的福气忍不住感动地揪住少年的衣袖。

少年笑道：“当然可以。云芦宫就在……”他开始指示方向，但看见福气的表情又开始皱在一起，像团乌云，便中途作罢。

看样子，她已经问了很多次路，也吃了不少闭门羹了吧。可如果都已经问了路却还找不到云芦宫的方向，那么这小丫头在认路方面肯定很有麻烦。

“你在云芦宫当值吗？”他改问。

福气点点头。“对呀，因为我刚入宫，所以内务府总管派我到云芦宫当洒扫丫头。”

“哦，那里是不是住了一个很美的公主。”不是问句。

“是啊。可是……”

“公主脾气不太好？”

“唔……你怎么知道？”福气讶异地张大眼睛。公主是很美没有错，但脾气也真的不太好。才进宫没几天，她已经从摔碎的瓶瓶罐罐中得到深刻的领悟；也正因为如此，没能即时将鲜花送回云芦宫，才会使她焦急得哭了。怕公主一个不顺心，就把她给撵出宫了。到时她会没脸面对哥哥们的。

“嗯，就说我消息灵通吧。”他回答。“那你现在回去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福气面露苦笑。“大概会挨一顿骂吧。因为公主想戴鲜花去祝寿，可是花却还在我这儿……呀，糟！都掉在地上了。”赶紧弯下腰将散落的茶梅一一拾起。

少年帮着捡了几枝放进她手上的金盘里。“不用太担心。听说那公主虽然脾气不好伺候，却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不用着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你说说情。”

福气感激地看着少年道：“你人真好。黄梨……呃，我该叫你黄大人吗？”他看起来很年轻，长她没几岁，叫大人，总觉得怪怪的。

少年犹豫了片刻，才挥手道：“不用。就叫我梨江好了。毕竟，能在这雪夜中相遇，也算是有缘吧。”

“有缘……”福气喃喃念着这词儿，因烦恼而纠结的眉头突然舒展开来。

注意到她神色的改变，少年感兴趣地问：“又怎么啦？”

福气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而后笑开道：“没有啦，我只是觉得，我今天会迷路，说不定真是为了要遇见你喔。”

“哦？你怎么会这么想？”这丫头的想法还蛮有趣的。

福气笑说：“因为我爹啊。”

“这跟你爹又有什么关系？”少年好学地问，很想知道有没有人对这丫头说过，她讲话很欠缺首尾？这样会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更甚者，说不定还会当她是个傻子。

“因为我爹老说：‘人跟人的缘分有多少，都是上天给注定好的，莫强求也强求不来。’”

“喔，所以……”

“所以说，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啊。既然我没强求，那我想我今天会遇见你，梨江……大人，肯定是老天爷注定好的。”呃，还是称他一声大人好了，免得被人认为她很不懂事啊。不过，她还是高兴地比手画脚地说着。

“莫强求吗？”看着眼前这比手画脚的小姑娘，心中不是非常认同她的想法，是以他反问：“那么如果有一天，你非常非常想见一个人，却又偏偏没办法见到他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跟自己说，是上天注定好你们不能见面，所以你就会放弃了？”

他的话使福气脸上的笑意霎时凝住，一双鹿般的眼睛竟又涌出泪来。

还来不及阻止，小姑娘泪水已再度决堤。只不过，这一回已不再是为了迷路而哭泣。

她呜咽着：“呜，我好想回家。我想爹、我想哥哥啊……”

眼泪说掉就掉的速度，真教他看傻了眼。“啊，你怎么又哭了！”从没安慰过人的他，双手一时间不知道该摆在哪里。

真是的……都进宫了，怎么可能有办法回家啊。一入宫门深似海，特别是像她这样的贫寒姑娘，大概打入宫起，就再也没有出宫的可能了。

除非有人能做主将她送给别人当姬妾……然而即便如此，那也不过是从一个牢笼换到另一个牢笼罢了。

在宫里这么多年了，他听过、也看过太多像福气这样，年纪小小就入宫，却一辈子等不到出宫机会的女子，更遑论是得到婚嫁的机会了。

她不是第一个。自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该铁石心肠地告诉她这冷酷的事实吗？

“唉。”叹息地，他问：“福气，你多大年纪了？”

福气一边揉着红肿的眼睛，一边抽噎道：“我今年十三岁了。”

“十三?!”她的模样看起来好小，他还以为她该只有十岁左右呢。依天朝律法，女子十五，男子二十即成年。十三岁在本朝，都快是个成年人了。

“嗯，所以我不能再赖在家里干吃饭不做事，不然会变成米虫……”

“嗯。”这就是贫寒人家的苦处吧。所以说，如果这小姑娘在宫里头能够无灾无难过一生的话，未来至少三十年到五十年不等的时间（就看她能活多久），她都不太可能见到她的家人了。

“所以虽然四哥说我可以不用那么早出来做事，但是我想为家里尽一份心力啊。”福气继续伤心地说。

可怜的福气。真是懂事的好姑娘。他不禁同情地看着她。

福气恍若未觉地继续道：“我也不能让四哥一直牺牲下去……所以、所以我一定要坚强一点才行……嗯，要坚强。”话说到这，她突然用力地就着衣袖抹了抹两只红通通的眼睛，稚嫩的脸孔上出现一抹决心，也不再哭了。

他着迷地看着她的反应和转变，看她想哭就大声地哭了出来，不再想哭时，就挺起肩膀，努力表现出坚强——虽然还是有点不太成功——瞧，她肩膀因强忍悲伤还在颤抖呢，但总归是努力过了。

这名唤福气的小宫女，实在很有意思。

今晚在这雪地中与她聊天，比去祝寿好玩多了。

就着幽微的宫灯，他隐约看见她脸上的表情变化。

只见她在自怨自艾一番后，因为想说服自己坚强而强自镇定。不久，钟楼传来报更的钟响，使她差点跳了起来。怎么了？

他看见她脸上又抹上一丝惊惶。

“糟了，原来已经这么晚了，我得赶快回云芦宫才行……”

啊，是了，时间已经不早了；得送她回去的念头，竟让他心情有点复杂。

他不常去云芦宫，以后想在宫里遇见她，恐怕不容易。

“呃……梨、梨江大人。”

他没有反应。以为他没听见，她又喊了他一声。“梨江大人？”

这回他缓缓地看向她。正面地，眼对眼地。

福气赶紧说：“时间很晚了，我想我还是赶快回云芦宫去比较好。”她有点担心待会儿如果公主回来，发现她还在外头晃的话，下场会很凄惨的。“你、你能不能带我回去啊？”刚刚他好像有说他认识路呵……

终须一别吗？他噙起一抹嘲弄的笑。“乐意之至。来吧，我带你回去。”

天之意，莫强求吗？也对。如果有缘，总会再见面的。

只不过，他并非真正的黄梨江，福气要在这后宫深院中再度遇